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玉壺野史十卷宋僧文瑩撰據晁公武讀書志文瑩湘山野錄作於熙寧中此書則作於元豐中在野錄之後前有自序云收國初至熙寧間文集數千卷其間神道墓誌行狀實錄奏議之類輯其事成一家蓋與野錄相輔而行玉壺者其隱居之地也文獻通考載文瑩玉壺清話十卷諸書所引亦多作玉壺清話此本獨作野史疑後人所改題然元人南溪詩話已引爲玉壺野史則其來已久矣若曹溶學海類編摘其中論詩之語別名曰玉壺詩話則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嘗駁其記王禹偁事之訛趙與峕賓退錄亦詆

其誤以梁固之弟爲固之子王楙野客叢書又摘其誤以龐籍對仁宗事爲梁適蓋不無傳聞失實然大致多可考證云

自序

玉壺隱居之筆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近數千卷其間神道碑墓志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文章之範鴻敷盛美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載四海之聞見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逸事并爲李先主昇立傳離爲十卷且夫黃帝之時世淳事簡尙有風后力牧爲史官藏其書羣玉山中知所以有史者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間當知其傳者亦古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八月十日餘杭沙門文瑩湘山

草堂序

玉壺野史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釋文瑩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謹淡談笑無間忽問鄜沾
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賜宴席上亦
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之上遽問唐酒價幾何無能對
者惟丁晉公對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見杜
甫詩曰蚤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
文上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試
於玉堂一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旣晚太宗
召對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

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隨欹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嘆曰真聖人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安有沉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易簡泣謝感佩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誠酒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宿駕都門曉微涼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

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
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
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雕鷲遠凌
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抵治遣從事者以
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宇纂集成篇目太原事
績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
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學遵誨遣綜貢馬於朝還
曰太祖解真珠盤龍帶遣綜賁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
臣外兄止以方貢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之竊恐勲
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辭容秀徹太祖愛
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

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於梁顥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寘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新閣求書以觀至性畏慎曰局鑰誠某所掌籤函巾幘嚴秘難啟柰諸君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秘鑰啟窺至密遣閣吏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秘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額閣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

果欲勒石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於閣壺以敦化也

熙寧元年狀元呂公溱爲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郎中周約隨趨於後今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呂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燄畧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是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迺邇不起此較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夙見況他事可昧天鑒乎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語其尉朱元明佳士也敢妄說乎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

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
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方域
富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
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爲奏願陛
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銳
兵俾往征之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
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清蹕揚天威以壯
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霜朔雨朝塵夕埃翻龍鳳於旗裳擁
貔貅於鑾輅勞侵黼屨士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旣入繼
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
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
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
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
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
但圖史衾簞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戢
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
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畜至坐武帳
止衣弋綈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
趙參政昌言請按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騎衛上將軍未幾遂
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尙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

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子琛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太宗將蒐漁陽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臣聞古哲王之制國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德不能加乎蓋不欲以外邦勞中國陛下豈不聞秦戍五嶺漢事三邊道殣相枕戶籍消滅一人失道億兆罹毒然而開遠疆通絕域必因魁傑之主濟以好事之臣所以張騫鑿空班超投筆或以重寶結之或以強兵懾之投軀於萬死之地快志於一朝之忿煬帝規模橫遠欲吞秦漢自勞萬乘親出玉關關右流沙騷然民不聊生觀陛下又欲事煬帝秦漢之事云云公居嘗奏論皆雍容和婉未嘗有逆鱗之節此疏之上士論駭伏後果伐燕

無成太宗方憶前疏忠鯁始賜手詔厚諭其家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墜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膽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可得體開視之迺竇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其嘉薦醴齊備茲禋燎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宏方宜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尙享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壘洗之儀

並如圓丘

事具本文

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罍贊酌醴齊太常卿

引皇帝於太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閑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樽俎二十年開
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
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
壯不減江浙已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卽賜
今煜崛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
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
暫來相見否無他但一慰延想爾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
於天矣豈敢自誣卽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俯首而歸私自

壽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爲對殆
歸見俶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安溪別墅保身潛
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
雅喜治釋咸平中歸朝爲光祿少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處訥
諭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性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
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
有一日衆皆謂目炫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摩盪卽太祖
陳橋起聖之時也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
遂通星緯之學太祖卽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
金雞歷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歷御制歷序處訥謂所